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四
論語

仁12

2544

30-14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四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陸觀成駿聲仝校

盛欽軾又瞻

論語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陽貨章全旨

此見聖人之待權臣不惡而嚴上是欲見而據理以待之下是屢諷而據理以荅之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泰序陽貨以陪臣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以為已重孔

子以義自守，不肯見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贈孔子之，而歸以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也。乃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雖不廢報施之禮，而亦終不失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意往拜而反與貨遇諸塗。

析講大全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時亡往拜，不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者，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其往

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諷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訓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余淺說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

實也。苟懷其實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實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

之資也。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數失乎事機之會，可謂智乎？子曰：知者明于事機，使好從事而失時，不可謂智也。貨

又曰：日月一逝而不可反矣。年歲不為我，少留寶可終藏而時可再失乎？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子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

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夫子若為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上條序其事，此條序其言。貨之言都着在孔子身上來。夫子之答却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只據理答之

及言日月逝矣二句，即言以將仕。猶云：我待時而出也。貨不能復置一詞矣。○日月逝矣一條承上懷寶失時一條言歲

月不爲我少留不可終于懷寶失時也謂之曰仕固未嘗不欲仕而日將仕又未必于仕也此是夫子善于應蒼處將仕處亦不必云吾將不終于懷寶失時也若然則是自己認不仁不智了○年歲爲我少留便是與我底與字之義如此

性相章全旨

此因人以善惡相遠者歸答于性故嚴其性習之辨而以近遠示之猶云各不在性而在習欲人証其性而慎于習也細玩本註是緊緊要人慎習意人惟以習爲性幾疑相遠者性寔使然指出相近欲人慎所習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

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合參子曰凡人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有清濁純駁之異然以其未涉于入爲之初而言則善惡分數大衆亦爭差不多清者純者固善而濁者駁者亦未

嘗不善蓋相近也其所以有如此善與惡之相去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人可不知所所以慎習乎苟知慎習而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則其近者可得而一矣

析講性字註云兼氣質言性畢竟是理但理不可懸空無寄須寄在氣質耳朱子曰如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此喻極妙○相近者稟好邊說蓋繼善成性本自純粹即間有雜操亦與純粹相去不多纔是相近○習字如一人之學習衆人之風習皆是○相遠要看註中于是始三字是指情亦要見得或盡性而善或失性而惡方有分曉習字還是不好邊居多習于善則善對不通習于惡則惡何善者適得本體惡則始失其本然所謂差毫釐謬千里者也須重不善邊方得戒人慎習本旨○陳氏曰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形爲人聲者終相若也而可以推入人之性矣其賦自天向有不善陰陽雜操屬之于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

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迷廢性相近之說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原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此正爲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爲也。○天地之性粹然。一出于善。不可以相近。言故註就氣質上說。註中初字非指天地之性說。蓋對後來習而言也。自性而言。則曰美惡。夫子言性就氣質中。指出天地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者而言之。蓋孟子言性。則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所謂天地之性也。理寓于氣。而氣載乎理。本不相離也。然理無不善。而氣則不齊。故人之性常隨氣之清濁純駁。以爲通塞偏全。而有美惡之異。如有厚于仁而薄于義。餘于禮而不足于智之類。然即其未涉于學習之初而言。則本然之性未嘗不在其可爲善者。皆爭差不多。到後來人爲既加善惡迷爾判隔。則習之過而非性之故也。不惟善者習于善。惡者習于惡。相去之遠。雖初善而終習于惡。初惡而終習于善。亦相去之遠。故曰相遠。○胡雲峰曰。赤子之生。無有五官。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

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此喻極明白。○存疑孟子說性善。則一而已。不可以相近。言然其所以相近者。寔以性善在其中。是知夫子之言寔該孟子之意。

唯上章全旨

此章主意全在可移。要人謹習以証性。上智下愚。不恒有而中人最多。則可移者多矣。惟其性相近。而人可不慎所習乎。唯字重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小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參大全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生。惟氣極其清質

極其粹而為上智與那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兩等
人一定不易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湯武而非習
之所不能移是則其相近中之懸絕者如此此外此皆
可善可惡之中人也變化氣質之功其容已矣

析講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巳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
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
氣質之稟而論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
言則以氣質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氣質之異而不可移也
○存疑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
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麟士云不移
者不移于習也故知意亦不甚重不移重在慎其可移處惟
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惟下愚不移則凡不其
下愚者可勉矣○集註于上章謂性兼
氣質此章謂人之氣質不補言性妙

武城章全旨

通章以道字作主在莞爾節斷上是因其能以道
化民而喜之下是因其能以學道相信而嘉之夫
子之心無非欲入
以道易天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參序子游宰武城夫子之其邑而聞弦歌之
聲其下之有善俗則上之有善教可知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歌必比于絃歌如是絃亦如是古者教人
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因時以為教夫子過武城而
聞絃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城以武名用武之地攷左傳可
見○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人聲與絲聲相合也禮樂
不專絃歌惟以禮樂為教故邑皆
絃歌此亦子游以道化民之驗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太道也
參序夫子喜見顏色遂莞爾而笑焉因而曰割雞
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為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
析講當時為治者皆不能然故驟聞而喜之○麟士曰
註則當于夫子莞爾而笑讀佳夫子莞爾而笑是一截下文

戲之處方明。○蔡氏曰其心則深喜其詞若有機焉寔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牛刀自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參大全子游則以正對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君子在上誠學道以明其理焉則有以養其仁心而愛人小人在下亦學道以明其理焉則和順以服事其上而易使即夫子此言觀之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何可不以禮樂教之也。析講偃述所聞見人之當學禮樂不必論治之大小也不可以君子指游小人指武城之民說愛人易使俱就為治上泛言之學道方能愛人不是臨時學道臨時愛人也。君子二句講完方貼子游意言君子小人學道各有益如此今武城雖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其可不學夫道也哉。○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道時漸摩于詩書禮樂服習乎孝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弟忠信君子小人尚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下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此見子游尊聞行知寔際。○學道所該者廣不專指絃歌一節然寔相關會意可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

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參張氏子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誠是也予前所云割雞牛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可疑于前言而以國小民微為忽也。

析講二三子是從行者。○是也謂合乎治理也。○虛齋曰本是夫子之言今自偃言之即偃之言也又云夫子之心無非欲以道易天下也學道無分君子小人亦無分天下一邑故喜子游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望其同以道濟天下。

公山章全旨

此夫子自表其居世之志弗擾之畔蓋以強公弱私為名夫子借以行道則可使政在大夫者還于

諸侯政在諸侯者稟于天子是則周道可以復興故曰爲東周○公山之畔畔季也非畔魯也非據魯之費據其不費者也夫子方欲墮費以強魯故一聞其召而欲往然欲往二字亦須看得活夫子素以行道之志一聞召至不覺觸發本懷看如有用我一句直將欲往事實付之○夫子之論不論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神情如此○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衆序公山弗擾以費畔以聘幣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
析講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爲中都以前事至定公十一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左用于魯○弗擾初因不得志于季氏而附陽虎定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
馮厚齋曰弗擾一名不扭字子洩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衆序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析講麟士曰集註只云無所之註疏則云無所之則止終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終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衆序夫公山不召他人而召我者豈徒爲虛文而不知我非從其畔者哉必將有以用我而反畔爲順也嗟乎世知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而且復文武周公之道以致治平奈何末之而遂已也○
析講大全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干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蒙引

弗擾真欲強公室虎則意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
爲自己之利而已觀異日齊欲伐魯而不在此之慮亦謂曰
加于魯則可取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不見虎而于弗擾
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麟士曰豈徒哉決公山爲東風決
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按如
有用我卽如苟有用我當脫開泛說○蔡氏曰是時周建都
于東夫子得用將使周道復興故
日爲東周非謂使魯爲東周也

子張章全旨

此夫子示以爲仁之寔功子張務外求仁或虛而
不寔故夫子示之以能行五者于天下行雖在外
而所以行寔在心也能字有力五者是寔心天下是寔境能
行五者于天下是寔功皆就外以返之于內大意只重能行
一句下恭寬何則列五者之目不侮
五句舉能行之效言之使之自考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
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

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
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
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
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參輔氏子張問仁道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是心一有
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亦有虧缺之處則失矣若能行是五
者自一家一國以至于天下無適而不然則其心公平其理
周徧而仁之體用備是爲仁矣子張請問其五者之目子曰
心不慢而恭心不偏而寬心不傷而信心不急而敏心不刻
而惠凡此皆仁之所在也特患不能行耳苟能恭則有可畏
之威而人自不敢侮予矣未至不侮不可謂能行恭也能寬
則有容人之量而有以得乎衆心矣未至得衆不可謂能行
寬也能信則我有所憑準而人皆倚賴于我而不我疑矣未
至人任不可謂能行信也能敏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
不濟矣未至有功不可謂能行敏也能惠則人之蒙其惠者

皆有感戴之心而樂爲我用矣不足以使人不可謂能行惠也女信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則仁豈外是哉張欲爲仁亦從事于此焉可乎

析講蒙引此與蒼樂遲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于身言者有以見于事言者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不可分貼○能行二句直趕到于天下爲一句○大全胡氏曰恭寬句是所行之五者恭則不侮五句不重效上只云恭則不侮必如此乃爲恭行于天下不然還是恭未能行也餘倣此○既曰五者又曰天下是目若有見而口尚未言之詞只待于張再問也能行二字不是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欲得無過不然意思出耳非謂心存理得了又必無過不然方爲仁也于天下三字須說得着力正見爲仁之功無間斷即註中不可棄意馬君常曰此與參前倚衡意義相參正是使之隨境自認非教子張務外也恭以持已寬以容物信以出令敏以作事惠以利物俱本心上發出來所謂心存也心存則理得矣蓋行于外者當要如此合行五者而無間則心便收斂在此心在此則理即得之此矣不侮五句欲其以效自考見得無是效必其功有未至

也如蒼顏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之耳○蔡氏曰仁者人心心存然後爲仁然此心非寂守一膜之心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物各得其理方見心存理得處故夫子平素論仁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及天下歸仁那家無怨必就當境寔際處體認此章全重能行二字天下只如世間之詞此句已說完爲仁下特申明之耳○存疑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王居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故云然

佛胎章全旨

此章見賢人守經聖人用權總在學術上辨上往召重能用已此往召重不能挽已

佛胎召子欲往

佛音彌胎許密反

佛胎晉太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合參佛胎來召孔子孔子欲往應之非特以其人之可化事之可爲亦以在己有可恃之道而彼不能挽焉耳析講佛胎趙簡子邑宰○紹聞編云佛胎召孔子在再適陳反衛之時夫子未嘗至晉佛胎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參序子路不知而問曰昔者由也嘗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爲所浼也今佛肸以中牟畔是親爲不善子之欲往也將如之何與不善不入之言似相悖矣
析講張南軒曰子路之不悅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附錄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佛肸以中牟叛置子庭致王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烹大夫皆從惟邑人田申曰無義而生不如烹遂寒衣就與佛肸脫屣而生之趙簡子攻中牟取之求田申而賞之申曰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緇

磷力力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參麟七子曰然汝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此特爲堅白不足者言之耳獨不曰物之至堅者乎雖磨而不見其薄固無妨自試于磨也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而不見其緇固無妨自試于涅也彼自不善耳于我何浼哉
析講太全蔡氏曰然有是言也指君子不入之言也不曰堅乎云云亦夫子所嘗言也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吾今之欲往爾當以此言告吾而不當以向所聞者泥我也堅白涅緇皆影借說大意是德之盛而人莫之浼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處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

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
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
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入
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
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參太全大凡吾人一身關切于世者大矣豈其飽瓜也哉焉
能如彼繫而不能動不食而無所知不見之用而無益于人
何由見之執哉

析講太全朱子曰子路于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
言可往之理于佛肸恐其浼已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
意○存疑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已明飽瓜之喻
是示已當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看○不食謂不求食非
不可食也○二句大意猶今俗云我不是瓜子我是足能行
而口能食者言不必拘拘自守不為世用也

由也章全旨

此章見人不可不好學以成其德也不好學則徒
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反有六蔽之害上
六好字是淳慕善之各色下六好字是究竟善之義理○太
全輔氏曰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在于未能好

學以明善也難免有氣質之偏故特告之○朱子曰能格物
以致其知則其蔽撤矣○鄱陽朱氏曰此章學以知言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
下同

蔽遮掩也

參序子曰由也女聞六言之美而

有六蔽矣乎由起而對曰未也

析講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速蔽其正理○蒙引六
言即一言可終身行之言也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相連說

居吾語女

語去
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

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參序子復命之曰居吾語女以六言之蔽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泰序美德必藉學而成如仁固言之美者也好仁惟學以明其理乃爲全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其蔽也愚或愛人而失已也智言之美者也好智惟學以明其理乃爲大智不好學則爲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其蔽也蕩用心于虛無之地而無所底止也信言之美者也好信惟學以明其理則信始無蔽不好學則必信必果不顧義理只要踐言而于利害有不恤者矣其蔽也賊害于物直言之美者也好直惟學以明其理則直始不偏不好學則無含弘寬緩之意其蔽也訐以爲直而絞矣勇言之美者也好勇惟學以明其理則勇合于義不好學則不知道義徒恃其血氣之強其蔽也橫行作亂矣剛言之美者也好剛惟學以明其理

則剛合于道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佚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恤前後其蔽也狂妄躁率而已矣由其知之析講蔽如爲物遮掩見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理大中至正不明理則任一偏意見做去如面前正路被一物遮住乃從偏徑走所謂蔽也學凡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是六蔽總是不當然而然如仁所不當仁知所不當知便是此意本之存疑極簡切其蔽也愚猶言失之愚也一味要濟人不度德量力欠有分曉卽是愚愚就是蔽非爲愚所蔽亦非有所蔽故愚下做此○朱子曰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仁之蔽如從井救人知之蔽如老莊依虛信之蔽如尾生之行直之蔽如証父攘羊勇就作爲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強上說狂者率意無忌與志大言大之狂不同○麟士曰害于物物卽當作人○蒙引賊兼人已○翼註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中當然之則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

小子章全旨

此章備言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學字不但涵泳亦有體認意興觀四句是有益於性情看父二句是有益於人倫多識一句是有益於學問性情本也人倫其重者也學問則其兼及者也當分輕重看始得興觀等隨舉一詩皆可如是非限定某詩屬某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合參子曰詩之為教有益於人大矣小子何莫學夫詩予以玩其辭求其意乎析講那疏莫不也視大全何不為語較捷學謂以心會也若徒恃口耳之功亦未見下面許多益處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參大全夫詩何以當學也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善者感發善心惡者懲創逸志學之而吾心好惡之機可以感興也析講輔慶源曰四個可以字從學字生來○詩原有興之理

學之故可以興下做此句句當看个學字○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復誦讀使詩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參大全詩所載有美有刺美者可以見其得刺者可以見其失學之而我身之得失可以反而觀也析講與就心上感發說觀就身上考察說不可混看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合參其敘述情好也于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以處羣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合參其發舒悲怨也則責望之中猶有忠厚之情學之則怨當于理而可以怨矣

析講大全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疎怨而怨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也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參攷說詩備乎人倫之道故通之而家庭如下武盡孝思之誠蒙我懷劬勞之恩皆足動孝親之念學之可資以事父也遠之而朝廷如一南盡宣化之道二雅盡進諫之忠是起人愛君之心學之可資以事君也

析講大全新安陳氏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當盡心也

參攷說詩于關雎麟趾之類棠棣葛藟之屬無不該載學之則足以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而為見聞之助詩之有益下

人如此爾小子何莫學夫詩

子謂章全旨

此見聖人教子以學詩之要重修齊以端化原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參攷大全子謂伯魚曰詩三百篇皆所當學而其中尤為切要者莫如周南召南蓋二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女其為夫周南召南矣乎誠能于此會其正始之道起化之基而心維而身體之則由近及遠便無往不通矣若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不特出門便已動不得了其猶正牆面而立歟雖至近之地亦行不得去也女何可不為之也析講女為是命其學意非問詞為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之于心體之于身也○子于獨立時已教伯魚以學詩矣又恐其不知要也故以二南先之二南所言皆齊家之事却本修

身來人而不為二句是甚言不為之弊止見其不可不為也其猶句重行一邊知不得便行不得註至近之地對國與天下之遠言○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闡門之化行于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令于中國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于江汭汝漢之間故詩人歌咏其事至周公相成王乃採其詩以為樂章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也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于南方也○存疑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側用耳

禮云章全旨

此章是夫子明禮樂之有本意見世之言禮樂者玉帛鐘鼓之外無聞故特發探本之論四云字兩平哉字是微微詰問有令人深思而自得者不必露出和敬字面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以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恭大全子曰禮樂有本有文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非玉帛固無以為禮然特假玉帛以將之若遂謂玉帛為禮也彼禮云禮云但玉帛云乎哉必有寄于玉帛之先者矣金鐘革鼓樂器之大者也非鐘鼓固無以為樂然特假鐘鼓以發之若遂謂鐘鼓為樂也彼樂云樂云但鐘鼓云乎哉必有存于鐘鼓之先者矣人亦因末而求其本可矣析講註中本字指和敬言末字指玉帛鐘鼓言張南軒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

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獨氏
且復曰云者謂人所當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詞

色厲章全旨

此夫子形容出色厲者
之心思爲飾貌者警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荏而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譬
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參存疑子曰人必表裏如一方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
外貌則威儀猛厲若敢作敢爲模樣而內寔柔弱見利則動
見害則懼畏首畏尾不敢作爲似此情狀譬諸小人之中其
猶穿窬之盜也歟穿窬盜物而畏人知與
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

析講王氏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小人
也○饒雙峰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乎外者皆是如前篇色
莊是也

鄉原章全旨

此章嚴實德之防○真非不足以感人惟似
是而非者最足以惑人故夫子以爲德之賊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
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
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

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合參子曰士君子立身于天下何嘗不謹厚哉但其心存于
厚而非致飾于外也乃有一等一人一鄉之中皆以謹厚稱之
而非士君子稱其愿本非真愿者此其人似忠信而非忠信
似廉潔而非廉潔而反亂乎忠信廉潔之真

是誠有害于德乃德之賊也不亦深可惡乎
析講如盡已之謂忠以寔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却外面
粧飾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此爲忠信反
把那正經的忠信却做不是了豈不是德之賊○鄉原兩字
都要體認鄉鄙俗之意見非士君子正論所在原者謹厚之
意其寔未必能謹厚只是同流合污不立異于人故人人

道他好耳若果真謹學何惡于原德者人心
中正之理誠害之也誠字全在害字上來

道聽章全旨

此微人不能蓄德○蒙引道聽塗說只形容人耳
出口器不停待則理義無得于心故曰德之棄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參存疑子曰凡人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
有若方道路聽之而即于塗與人說過只是以資口說決不
去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是德之自棄者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上節德字以道理之正言此節德字以義
理之得于心者言一論字小異○朱子曰道聽塗說者緣聽
來便說了更不能蓄也○纂註塗說二字只見他輕浮淺露
不能含蓄之意不必太拘

鄙夫章全旨

此聖人誅鄙夫之心自未得之也至末盡說鄙
夫之為鄙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參序子曰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與議事
君之義若鄙夫者行卑識淺可與之事君也歟哉
析講大全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猥劣
謂昏弱四者皆鄙也○存疑可與猶可與共學之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參序何也鄙夫知有己而不知有君方其富貴權利之未得
也則患所以得之而曲盡其要圖之術及其既得之也又患
或至失之而備求其保固之方
析講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四之字俱指富貴患
字極重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義朝夕思維只是此事自
己身富貴之外總不管君父之安危國家之休戚只此一念
無所不至矣無所
不至就患失上說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衆大全然其患得也則求所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止也苟至於患失則無所不至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矣此等之人而可與事君也歟哉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而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

古者章全旨

此即氣質以驗風俗之衰言人不但美德不如古即疾亦不如古其可慨為何如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

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衆序子曰甚矣古盛而今衰也即如古者之民其氣稟之偏有三樣疾今也或併是而亦亡之也

析講大全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決然之詞恐尚亦有之○翼註謂之上者疾失其真如人有本病又變生他症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

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合衆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大高者此是在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小節處有所不拘肆焉耳矣若今之狂也則放蕩而遠于大閑之外此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介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岸岸有稜角示人不可苟犯廉焉耳矣若今之矜也則所行剛

惡與人相拂極其兇忿而垂莫不近人情就不是於此是無
古者矜之疾矣古之人有資秉寡昧者此是愚之疾然其愚
也不過任性率真徑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愚也則挾私
妄作用機關變幻極其詐偽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亦深可慨哉
析講下全蔡氏曰在矜愚疾之名肆廉直疾之寔蕩忿疾詐
氣稟偏而加之以作意使然非自然也則非復古之在矜愚
矣故曰或是之亡也○氣質以中和為貴而氣賦或得其偏
是亦受病處故曰疾疾乃氣質之失不過無學問以變之耳
蕩忿詐則是疾之流于惡乃由習而成非氣稟之偏也既無
在矜愚之寔便不得謂之在矜愚故曰或是之亡也在矜愚
字不重說說雖便是說在如云古之所謂在者肆焉而已
是誠在也今之所謂在則蕩矣而非肆也安有古者狂之疾
乎下做此詐謂理之不是而以爲是惟任私意爲之却做智
的模樣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惡紫章全旨

此夫子嚴利口之防上一句引起末句也覆邦
家又推出利口之貽害甚大不與奪朱亂雅對上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上芳服反

朱正色絳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莊氏曰天下
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
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
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參序子曰天下之理有正有邪而邪每以勝正如色以朱爲
正自紫色一出其體冷足以眩目人遂以爲朱不如紫矣故
所惡于紫者爲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
哇足以悅耳人遂以雅爲樂不如鄭聲矣故所惡于鄭聲者
爲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否本有定論
乃有一等利口之人巧辯捷給足以惑亂人意能使人主舉
動失宜用舍倒置而邦家以之覆矣故吾深惡
夫利口之覆邦家者有國家者可不痛絕之哉

析講大全饒氏曰色與聲辨在耳目惟利口則當辨之以心
○覆邦家夫子特下一看字見斷乎必然之意時說以紫似
朱非朱鄭似雅非雅而有亂于朱雅不知紫何曾似朱鄭何
曾似雅特以其足以悅人之耳目而人情易為惑
所動遂爾抑朱尚紫好鄭厭雅故曰奪曰亂耳

子欲章全旨

此章見學貴心悟夫子以無言立教是喚醒學者
當從躬行處體認道理不必專求之言語之內也
首節虛末節正發明所以欲無言之旨然天何言哉不是分
疏自家只是指點妙理與他看時行物生此正所謂天理發
見流行之定目擊道存者也○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
能盡故欲無言否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說得蓋已都
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又更說个甚底若是言不能
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
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定有不待言
而著者是以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參存疑學者以言語觀聖人而日用躬行之定有不察焉則
亦徒得其影响形迹之粗終無心體神會之妙雖日聞聖人
高談至論亦無由造其極矣故夫子忽發一論曰道雖以言

言而顯亦以多言而晦下今而後殆欲無言矣

析講饒雙峰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
只于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上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
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于得也此與無隱章
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的道理此是說
行處都是實理不必于聖言語上求○蔡氏曰聖人行處也
盡言處也盡但學者偏求之于言故說予欲無言隱然見道
理不消說得○註天理流行二句是會末節意解此處且勿露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參存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問弟子之得以傳述者正
有言以講明也今夫子如不言則問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參存疑子遂因其疑而解之曰子之欲無言也亦以道之無待于言耳今夫維天於穆何嘗有言哉但見寒往暑來之四時以行而不息焉飛潛動植之百物日生而不已焉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天何嘗待于言哉由是觀之道真有不待言而顯者矣子何疑于傳述之難也

析講聖人意謂我之日用動靜都是道理發出來汝小子自求之自有不盡處何待于言然後可述耶○大全朱氏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物不已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時行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

似者如此○此節只說得个理不待言而顯所以欲無言若說天不言子亦不言是援天以自況了非夫子曰氣時文俱就到聖人同入意失之矣四時百物非天而四時所以行百物所以生則天爲之也兩焉字是自然而行自然而生天與時物總屬無心此中即有無言意在

孺悲章全旨

此聖人子不肩教誨之中曲行其教誨可使孺悲惻然深省也直到末句方見書旨下落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衆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有疾而不見之猶恐其以爲真疾而不悟拒之之意也故將命者出戶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蓋所以警而教之也

析講將命是孔子之傳命者非孺悲使來若是孺悲使者既

見聖人便知非疾又何待鼓瑟畢竟蒙引說是存疑不可從
○大全禮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需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章全旨

此章重一仁字仁人心也即註不忍之心若短喪則忍忍則不仁夫子只要感發他一點良心故反覆不置如此首三節是宰我言喪之可短下三節是夫子發其情警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暮下同

期周年也

祭序宰我問夫子以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制自予觀之期年已久矣何必三年乎析講期已久矣意以為可短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合祭夫喪之不必三年者何也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居喪則不習乎禮樂君子若三年不為禮則威儀揖遜之節廢而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則聲音節奏之妙疎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于人事如此

析講上節以人事言見三年有妨下節以天時言見期年可止所以盡期已久矣之意○宰我所謂禮樂乃玉帛鐘鼓之禮樂故居喪則必廢之若于禮樂本意則居喪正禮樂之大者宰我但知三年喪之有妨禮樂而不知三年之喪尤為禮樂之本徒知時物之變而不知人子有因時之感悌謬甚矣○崩壞只是生疎意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兩參序以期年言之舊穀既已盡沒新穀既已皆升鑽燧改火已歷歷重改其取火之木天運一周時物皆變人子哀痛之

心亦可少變矣喪不可以止乎

析講舊穀二句重升汲字食物一變鑽燧句重改字用物一變○大全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梓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乎天地如用尤不可不順其性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可已矣則自期年之後使女就舍蔬食而食夫稻衣錦釋衰麻而衣夫衣錦于心安乎予對曰安蓋不能反求諸心而動其惻然者矣析講夫子見宰予之忍心故把一安字喚醒他惻隱之心食稻衣錦以期年外言○大全記問傳父母之喪未殯之前

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虞卒哭蔬食飲水期而小祥服練方食菜羹又期而大祥服縗食醯醢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溢米一手所握也以爲粥○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縗今淺絳色小祥以縗爲緣一入爲縗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與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郊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合參夫子責之曰女既安于食稍衣錦則期年之喪惟女爲之矣殊不知君子有大不忍者夫君子之居親之喪也哀痛迫切設使之食旨其心必不以爲甘設使之聞樂其心必不以爲樂設使之不寢苦枕塊而居處于內其心必不以爲安以其心有所不忍故喪必三年而不爲乎期年也今女既安于食稍衣錦已大異乎君子之用心矣則期年之喪惟女爲之

析講蒙引食言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相衣錦相人也為字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女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覺軒曰女安則為之是故意說話三不字正就君子心上不安說所以發其不忍之心○再言女安則為之非真是使他去為全是激發他使之不自安也○兩女字與君子字相反言仁人君子所不安者而女安之也何等微傷三為字俱指為期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待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系存疑及宰我出夫子懼其真安而行之也曰子欲短喪親可謂薄矣是不仁也且知喪所以必三年之故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親喪必以三年少盡其報稱之情耳凡人于親皆有三年之恩故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今子亦人子也亦曾有三年懷抱之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

三年之愛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

此語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析講予之不仁是探本以斥之子生以下原是原情以感之三年之愛指父母之愛子言言受父母三年懷抱之恩也

飽食章全旨

此章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說到博奕猶賢非取博奕也乃假此以甚彼之詞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

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參序子曰凡人生德業當勤心以進修而後有成若飽食終日優游自安而凡理所當求業所當修者無所用其心將神志放惰日流匪僻難矣哉其人乎不有博與夾者乎此非其當爲之正然爲之必用其心猶賢乎已而一無

所用其心者甚矣人之不可無所用其心也

析講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于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于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以理制氣之學
更與義俱就作事時說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衆淺說子路好勇以爲天下之事勇則敢爲故問曰君子尚勇力乎子曰君子之人以義爲上義所當爲則必爲之義所不當爲則必不爲之其所尚者惟當乎理之宜而已矣而勇非所尚也苟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無一而可者故使在上之君子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逆理犯分而爲亂在下之小人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

兇暴爲非而爲盜勇可尚乎哉

析講義以爲上不必說勇合于義爲上蓋爲所當爲而惟義是尚則不言勇而勇在其中矣朱子曰勇于義乃爲大勇見得到處便行子路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對小人者以位言○上卽無以尚之意下二句是言無義之害以明君子尚義之意有勇便無義爲亂以逆理言爲盜以肆欲言皆從無義以制之上來○輔氏曰味子一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故以此戒之

子貢章全旨

通章總見聖賢同一維世之深心國法有賞卽有惡惡其亂德俱爲世道人心之防用惡各別心是二般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

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參序子貢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在己之所惡故問曰君子愛人不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亦有惡也隱惡者仁厚之道若于人之惡而好稱揚之者君子則惡其心之不仁厚為尊者諱乃忠敬之道乃有居下位而謗毀在上者君子則惡其心之不忠敬臨事固當勇為然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若勇而無禮者必任其血氣之強而犯上作亂矣故惡之質性固貴果敢然必有學問以開明之則不窒若果敢而不通于事理則必率意妄作矣故惡之君子之所惡如此析講君子暗指孔子言朱子曰勇是以氣加入故易至于無

禮果敢是斷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于理窒而不果敢則于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厲性質勇厲血氣○下流只是下位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

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亮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參序子曰賜也女亦有所惡乎子貢曰賜之所惡者亦有之聖明覺自然謂之智彼專伺察人之動靜微也而乃自以為智無不知者則惡其非智而托于智見義必為謂之勇若犯上凌尊甚不遜也乃自以為勇而有為者則惡其非勇而托於勇無所隱諱謂之直若專攻發人之陰私訐也而乃自以為直而無所諱者則惡其非直而托于直賜之所惡如此聖

賢所惡孰非人心之公乎

析講大全蔡氏曰夫子所惡是顯悖于理者子貢所惡是假托于理者由夫子一惡用人情徑行執已不循道理之事皆所必絕也由子貢一惡凡人世逞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皆所必絕也

唯女章全旨

此論御臣妾之難難在御之有道為畜之者發不難養往往非近則遠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所以養之道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參淺說子曰天下在下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于畜養也何也過于用恩而近之彼必挾恩恃愛而無所畏忌則不孫于我矣若過于用嚴而疎遠之彼又失其所望懷怨恨而不

為我用矣近之不可遠之不可此所以為難

養也莊泄慈畜是在養之者之盡其道乎

析講唯字亦有意女子即婢妾小人即僕隸難養在吾待他上見近之二句須連看方見其難○大全輔氏曰莊以泄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與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年四章全旨

此章是勉人以及時進修之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諷也

參序子曰人生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而猶然見惡于有道之人焉惟其不學自遷善改過以至于此此時悔之何及乎無所勵于四十之前又何所望于四十之後此君子之自修所以貴及時也析講見惡是有可惡之寔而見惡于善人君子也非不善者惡之之謂其終也已見其不復有進也馮厚齋曰人之血氣

三十而壯四十而定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張南軒曰此又甚于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于無善可聞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章全旨

上節敘事下節是斷其心三人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疑于此是則彼非孔子即其位察其時而原其心直斷其為同出于憂君愛國之心而行之各當其理故迹不同而仁則一也。大意似專為微箕而發蓋比干之死其為仁無可疑矣奴之與去則有可疑故夫子畧述原心而並許其仁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叔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泰本全微子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庶兄也紂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乃去之箕子者紂諸父也紂淫佚箕子諫不聽紂囚之乃被髮伴狂而為之奴王子比干者亦紂諸父也直

言諫紂紂怒殺之判視其心而死

析講去之非便歸周只遁于荒野抱器歸周在克商後。微子名啓食采于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紂既立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乃曰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亡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之不聽囚之乃伴狂鼓琴至令傳箕子操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間三日不去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之而判其心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嘖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泰序此三人者同為紂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行各不同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就三人之迹而觀之雖有不同原三人之

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心一而已矣其去者欲食吾感
憤而非忘君奴者欲有得以匡君而非懼禍死者欲身以償
主而非沽名要皆出于至誠惻怛之心也

析講首節三句不必非記者語亦不必非孔子語先敘後斷
則插孔子曰三字于中亦古文常法也舜有臣五人二節體
亦如此○仁字主愛之理言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
矣○存宗祀之說非微子本意後人據事
之言也還作以去感憤其君于仁字較切

柳下惠全旨

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
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三去聲焉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
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改者是則所

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

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刪太全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遭罷斥而不夫或諷之曰
君子之仕也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今吾子既不見用尚未可
以他去以行其志乎惠曰我之所以見黜者以直道也太抵
世情皆好枉惡直苟以直道而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
若肯枉道事人即在魯亦得安其位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乎
觀其言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自信
其真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和而介歟化徒
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
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

析講何必去父母之邦正是發明此道必不可枉不是枉道
易合之說直道即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意不專指謙讓之訓
不中說○魯齊王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于刑

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
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詞獄者○金山
曰獄官民之司命故以上為之○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
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會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

也。勉齋黃氏曰：列一章于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

齊景章全旨

此景公與其臣議得孔子之詞，即此商量計較，便非待賢之誠。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參那疏：昔孔子之齊，齊景公與其臣議所以待孔子者，曰：孔子魯人也，固習見魯君，所以待三卿者矣。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吾力不能，又不可使其位卑，如魯孟氏，吾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則隆殺得宜，庶幾其可。既而曰：孔子之道無近功，吾年則老矣，不能用，其道而見諸施行也。

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道不用，則禮節亦徒然耳。孔子于是遂行，而反于魯焉。

析講：太全謂厚齊日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莫如齊。景夫子所願仕也。晏平仲得政已二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悅之。其後子之齊，公數問政，而悅，嬰之所深忌也。公友責效于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邢疏云：若季氏則不能以田氏專政也，解似贅却佳。

齊人章全旨

此見孔子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南軒張氏曰：去謬，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

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合參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其將
用賢之志也時國政統于桓子桓子言于魯君而受之于是
君臣耽樂荒于聲色急于政事君不臨朝臣不往朝蓋三日
焉夫方用賢之日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其不
足與有為可知矣孔子于是遂行焉蓋期月而可之言方試
于魯而三年有成之效卒不得終良可慨也

析講那疏孔子攝相三月魯大治齊人懼曰盍致地犁鉏請
先沮之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
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
行序作荷蘭之操彼婦之歌其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何
彼蒼天不得其所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其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
維以卒歲後桓子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
群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孟子曰孔子上季桓子
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
而定公徒推虛名于其上也悲哉○蒙引君三日不視朝臣

三日不往朝○麟士云按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膳然
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批為是○圖外范註極好此
等本不但記孔子之不遇○受之是言于魯君而受之當時
酬受之權在桓子故曰桓子受之以該魯君也

楚狂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接引楚狂之意首節接興
欲聖人之隱末節不欲聞聖人之言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太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
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
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
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參淺說孔子時將適楚楚有狂者接輿歌而過孔子之車前
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德盛也今何時也而猶

不隱何其德之衰而不自重也耶蓋往者之事不可諫其來者之事猶可追及隱之此其時矣已而已而我觀今之仕而從政者同一禍生不測危殆而不可保而況未仕者可可不隱乎是蓋知尊孔子而趨向不同者也

析講鳳兮二句譏其不隱往者四句諷其速隱接輿之所趨則在于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與聖人不同也○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世亂則不生是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人在上大地泰和所以示會之氣鍾為麟鳳如鸛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合參孔子聞其歌聲知其為隱者因下車欲與之言蓋欲告之以出處之大義而挽之以共濟也接輿乃趨而辟孔子而匿其聲迹焉遂不得與之言孔子有心于接輿而接輿無心于孔子豈非以濟世之與辟世其趨有不同耶析講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過車而歌而強名

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陸通字接輿雖那疏亦云斷屬附會

長沮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欲以道濟天下之意通章重一易字本文誰以易不與易兩相呼應沮溺避世為天下無道孔子輟環亦為天下無道沮溺曰天下無道吾欲耦耕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沮溺不免有自私自為之心孔子却與已饒已溺同一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

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參序長沮桀溺皆賢而隱者也二人並耦而耕孔子過其所耕之地使子路問以津渡之處焉析講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之沮者沮而不出也溺者沉而不返也乃記者加之以名耳不知其姓名也問津之使亦非無意知其非尋常耕者欲汲引以共濟天下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與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令下問津故夫子代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參序時子路下車往問夫子代子路執轡長沮因指夫子而問曰夫執轡干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沮素聞孔子之名乃曰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曰是也長沮拒之曰既為魯之孔丘是數數周流自知津處矣何問為析講知津言老于道路自熟知之是不足夫子之周流口氣有隱然諷其不隱之意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酒士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備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耰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參存疑子路不得于長沮又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子路曰我為仲由溺又問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也桀溺乃譏之曰孔丘周流不已豈謂天下皆可為耶我觀今世之亂滔滔然如水之日流于下者舉天下之人皆是也而誰人任用聽服把與爾變亂為治變惡為善乎且爾與其從辟人之士此人不可則去就彼人與有善可遇而不可得何若從夫辟世之士世無善人可遇長與之辭而付理亂于不知之為高哉言畢遂自治其事耰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析講滔滔以下一譏夫子救世之難一譏子路所從之非要之譏子路正以譏夫子也且而二句不是教子路從他與世只見他不該從夫子與人也○誰以易之兼見夫子亦不君民言○耰以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泰蒙引子路不得津處遂行而以二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其不喻已濟世之意憮然嘆息曰充桀溺辟世之操是謂世人不肯不可與同羣意必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然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鳥獸異類既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類相與而誰與同羣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爲潔耶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亦相安于治而不用變易之矣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彼豈知我心者哉

析講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寔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也矣○斯人之徒亦兼羽民言○鳥獸二句反辟人二句見辟世之不可爲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二句見易亂之不可已○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也○按通義古之隱者不欲以姓

名作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丘不與易之與與上三典字不同上與字作相與之與不與與字作用字看○蔡氏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所耦之人亦人也無處非人無處非吾所與之人即欲辟之而不可得與字自情之關切言有一體同仁意有道不與易正發出易世深心如人無病何消用醫即病未甚也不須國手正爲天下滔滔聖人欲立欲達之心豈忍坐視故欲以道變易之耳若夫天下有道則仕亦可仕亦可用如此種種不舍耶

子路章全旨

前章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處之義不仕無義一句是主下皆申明此句之意長幼之節至亂太倫是說丈人忘世之非君子之仕三句是明自巳用世之意無非倦倦行道不徒是號丈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

杖而芸

條徒用反
楓音值

丈人亦隱者條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穀麥
離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參序子路從夫子自楚反蔡偶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擔荷
夫條而行因問曰子見我師夫子乎丈人曰當今之時稼穡
食力時也汝于四體則不勤于耕于五穀則不分其類而徒
然從師遠遊顧問夫子于我吾安知行道
之人孰為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

析講集解丈人老人也○麟士曰按註條竹器亦本集解然
舊簡韻會小補云條芸草器條本從草不從竹且下有植杖
而芸語想必是起初掛條于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植
杖田中取條而芸也○子見夫子乎猶云子曾見我先生否
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參序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遂悚然拱手而立以起敬

析講註隱者二字勿露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通反

參序丈人感于子路之敬遂留止子路宿于其家由是殺雞
為黍而食之因出見其二子焉此固子路拱立之敬有以感
之而亦隱然即事以顯子路也

析講翼註近說作諷其隱意見田野餘
食天倫聚首皆示以山林樂事也亦佳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
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參序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其事告夫夫子曰觀此人
言詞禮貌如此殆非農家者流蓋賢而隱者也惜其不明出
處之大道耳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下也及至

其家而丈人曰先行而不得遇矣

析講夫子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
本人因見其二三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太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友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天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號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惑君臣

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此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參通義子路述夫子之意而言曰人倫有五而君臣主于義人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夫長幼君臣並列于大倫而君臣為尤大丈人前使二三子以禮相見則是長幼之節次既知其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之徒以隱為高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且君子之所以仕者豈徒為利祿哉正欲行以臣事君之義而使無廢也當今天下明良難遇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之義也丈人何其見之固哉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其所以接引丈人者至矣惜乎其趨不同也

析講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述夫子之意無疑也○不仕仕亂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廢之廢字應上不仕不字潔身亂倫意即在如之何內○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皆當行底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為世之心不肯已便是行義○饒雙峰曰道義如何分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聖人之道行于

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蔡氏曰君子之仕也言君子欲仕之意也仕不獨君子必君子之仕左為行義即如夫子拜上不拜下下節君臣之分凜然足以杜僭竊正各分豈非行義

逸民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不忍為逸之意以用世為不可以出天下如一身未嘗以用世為不可遺世為可有不可遺者故曰我則異于是○首節是列逸民之行而先紀其名中三節不是定其優劣總是述其行末節則自表其與不欲以逸民自處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判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皆是也析講逸對勞言彼見時不可為但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為世法所拘何等逍遙自在故曰逸民七人雖有仕與不仕之

異然一是隱于在下而志終無以自見一是立平其朝而道不得以顯行總之為逸民也○虞仲泰伯之弟太伯與仲謀位季歷同適荆蠻太伯卒無子仲嗣立太伯端委垂裳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以為飾夷姓逸名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曰吾嘗則牛也寧服輓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朱張字子弓荀卿有言曰大儒通則天下窮則獨立自治桀紂之世不能污子弓是也家語孔子曰少連東夷之子達于禮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參淺說之七人者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子嘗斷之曰逸民之中有立志高尚不肯少貶其志以屈于人守身清潔不肯稍污其身以徇于世其伯夷叔齊之為入與皎乎真不可及也其清而逸者乎析講不降以立心言不辱以制行言○先下評語繞許兩人是想慕無窮意○陳新安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麟士云按此語昭下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尤明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替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合衆謂柳下惠少連之爲人則不擇君而事不待時而出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恤矣但其所言則合義理之次第而中倫其所行則合乎衆人之公心而中慮雖降志辱身而能不失其正與他人之降志辱身不同惠連之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其和而逸者乎析講降志辱身矣畧宜回護乃是混俗和光意倫是秩然之理慮是同然之心倫中慮俱要見不激不隨意方切二子之倫慮就在降辱中討出其斯而已矣非不足之詞言二子之所以爲逸民處在此觀二子者當于此處求之不可以其降辱而訾之也○蔡氏曰他人降志辱身人得而降之辱之惠連只自不求伸自不求榮觀三黜不去一事可見此之夷齊爲降辱耳然觀不枉道之言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于此見其和而不流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參大全謂虞仲夷逸之爲人則適異地以隱居放蕩其言而不羈然隱居退處以獨善其身而利祿不得而廢之則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以示不可用而因時勢以爲通變則合乎道之權與潔身亂倫害義傷教者異矣其放而逸者乎析講上節卽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辱非汚也下節卽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放非誕也○中清承隱居來中權承放言來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逸處摹寫便是放言雖不可考然觀虞仲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忠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安也與方外之士貴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參大全七人高節有如是其所不為者皆其心之有所不可也其所為者皆其心之有所可也若我則異于是我于出處去就之際當可則可未嘗執一以為可當不可則不可未嘗執一以為不可可與不可可蓋不存乎心也若其為逸民否耶析講異于是只說我之行另是一樣便了若揚已抑人便非夫子渾融口氣○大全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公析以求其義一于不可未免離世絕俗而為孤介一隅之士一于可又未免隨方逐圓而為委蛇苟合之人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同也無不可而無可則

非流也所以為時中之聖與○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蒙引無適也無其也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存疑七人各有可不可可是先立个主意如此則可如彼則不可聖人不曾先立主意但隨其事來可如此則如此此可如彼則如彼○按此章舊講首節記者敘自二節子曰以下夫子斷是矣但三節四節着兩謂字冠又不似夫子口中而末節我字冠却又又是夫子口中何文法參差不一也大約通自記者記序記斷而然兩謂字即如子曰字末節急承遂徑起我字參差處固古文體往往然也

太師章全旨

一遇三家備樂故聖為所役各棄其職而去師句提綱下分兩扇見典樂固太師為之長而去魯亦太師為之倡適楚適蔡適秦是避地入河入海入海是避世雖有避地避世之不同而去亂之心皆心太師守職之心而同太師高蹈之見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以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偕衰去而避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

大師摯適齊

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參序天子正樂之後魯之樂官不安于魯楚皆知
去焉如大師名摯者則去而適齊是去魯之倡也
析講去此之彼為適是避地者○蒙引前云太師
魯樂官而此云魯樂官之長對下文其屬而言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悅反
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參序大師既去則以樂備食之官能安其位乎但見掌亞飯
之樂名干者則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則去而適蔡
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則去而適秦雖
所適之國不同而同一避地之心也
析講馬厚齋曰天子諸侯各以樂備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
樂師○百虎通曰王者平且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
三飯大夫再飯○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備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

鼓方叔入于河

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備也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參序擊鼓之官名方叔者去而入于河
析講一往不返為入是避世者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
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
搖之則兩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參序掌播鼗之官名武者去而入居于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
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
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
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士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
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依傾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

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泰序少師名陽者主擊磬之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濱雖所入之地不同而同一避世之心也噫樂官去而樂存固夫子正樂之功然而魯其衰矣

析講君不能自舉以樂而其臣能而如樂何故太師先之諸人競從之而去不能挽然非其官之異也故魯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

周公章全直

此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君子二字提起重看不能施四句是事事責其爲君子親親任賢敬故使能四平看皆忠厚之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衆存疑昔魯公受封之始周公訓誡之曰我周家本以仁厚開基汝今始治魯國亦當以忠厚爲本如國之有親與國同休戚者也君子于本九族之親則尊其位重其祿以篤其親愛而不至于弛廢焉國有大臣乃國所係以爲安危者也君子則信之專任之久以遂其大用之志不使大臣怨我不信用也故舊之家尤世有功德于民者也有惡逆之大故或在所棄若無大故君子則不輕棄絕之而賢則世其官不棄亦世其祿焉人不能全才各有所是皆堪任用君子用人之際取其長不責其短無求全責備于一人此數者培植國家之本皆君子忠厚之道也汝之魯國其勉之哉析講周家以忠厚立國觀周公垂訓數語益明以周道治魯也四項皆切立國時說方見周公當日懇懇誥誡本意○附錄詩史前編云武王克商封周公于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爲大傅武王崩成王命公爲太宰平留相王而使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嗣周公食采于周○存疑大臣不信用則怨然不是怕大臣怨方用他○魯初之事敘于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章全旨

此追嘆周室人才之盛重周有二字正見周家氣運之隆培植之厚所以生此八士此非特一門之慶寔邦家之光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駟

駟鳥瓜反

或曰成主時人或曰宣主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公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衆大全記者曰人才之生關乎氣運昔我周盛時有一母四乳而生八士焉其初乳者伯達伯适也其次則仲突仲忽其三則叔夜叔夏其四則季隨季駟夫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人才之盛如此周時氣數之隆不可見

焉而今何可復得耶

析講選是明于義理是弘度能容突有樂難之才忽有總理之能夜者柔順不迫夏者剛明不屈隨者才能順應駟者德超凡衆命各之義或如此然亦不必拘泥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祚此固見商周廢興之故亦以見三仁不幸而值其衰八士幸而際其盛也上以魯初之事敘于魯衰之後此以盛周之事敘于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周之人才不止八士此特舉其華于下門生于一母者言之以見其尤盛耳胡氏曰古以伯仲叔季爲少長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知其四乳也備考云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爲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忽以下其行事不少概見云○薛方山曰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南宮氏

論語卷之九

